



韦颖琛 摄

冬阳暖融融

□ 蒋忠民

声,动静相宜,好一幅宁静幸福的画面。

平日稍显冷清的公园里更是热闹。虽然山上大多数红叶被几场北风冷雨摧残凋零,依然有顽强的红叶在枝头挺立,与人们一道跨年,一道迎接新年的暖阳。于是引来摄影爱好者,或远或近或上或下地按下快门,留下自然的魅力。林荫小道上漫步闲走的,三三两两聊边走的,推着童车逗弄着孩子的,两个老人缓慢并行的,人气在融融暖阳下缓慢喧腾。就连山上的猴群也受到感染,陆续下山到路边,或蹲或跳,等待游人抛给各种食物。

宽大的草坪上,有的人家铺开塑料布,一家人席布而坐,在阳光下品尝着带来的美食。有的老人看着孙儿在草坪上蹒跚,追逐着滚动的彩球,脸上抑制不住幸福。有的大人带着孩子举起风筝转圈跑,力图让手中的风筝飞起来并且越飞越高。

坐在一旁,看着眼前其乐融融的场面,不觉就想让自己放松,完全放松,最好能像儿时时在故乡村后山坡草地上那样,躺下去,嗅着随风飘荡的若有若无的草香,看着天上白云自由漂浮,什么生活的艰难,俗世的纷争仿佛都与己无关,那是何等惬意。

农家少闲月,但冬月不管怎么说也相对

悠闲些。在这难得悠闲的冬日里,大人们盘算着如何过年,往往乘着冬日暖阳天气,上山打柴,寻草药,或者有手艺人跑到深山老林里,找得几株合适的大树,砍削成木瓢之类的,到集市上换得几个过年钱。或者在地里忙活,为来年丰收作准备。孩子们要么在烂泥田里盘泥鳅捉黄鳝,要么找来杂草茅柴,寻找田鼠的洞口,熏老鼠。或者跟着大人上山,多少能弄回一些家里用得着的诸如柴火干草之类。总之,在融融冬日下,很少有人窝在家里,都在户外。大人们出门,总想着多少要弄点东西回家,孩子们则想的是如何玩得更疯玩得更爽。虽然没有丰富的玩具,也没有谁来鼓励陪同,他们有自己的世界和自己的乐趣。一天下来,汗水泥水自不必说,甚至灰头土脸浑身泥浆也有之,但过得开心过得充实,即便回家被大人责骂乃至打屁股,也不思其过,第二天依然如此。

忽然想到电视上看到的冰天雪地,在祖国边防线上巡逻的战士们,他们在极其恶劣的天气下艰难跋涉,为了谁,为了什么?不就是为了我们的安宁与幸福么。眼前其乐融融的场面,儿时自在的野趣,时刻都在告诉我们,哪有什么岁月静好,只不过有人在替我们悄悄负重前行而已。

尽管天气预报说有罕见寒潮来袭,新年前夕也确实大风降温,新年的阳光依然朗朗。公园里、河滩边,陪着老人带着孩子漫步在暖融融的冬阳下的人们络绎不绝。比秋水还要清澈的河水安静地流淌,没有了春天的勃动和夏天的狂躁,也没有了秋天的媚态,就连投射河水里的阳光,那跃动也显得内敛了许多。古人说春种夏长秋收冬藏,看来这河流也深得其味,就像山林沃野一样,将该藏的全部藏起来,静静地等待着下一个轮回。

经历过去年的疫情,人们格外珍惜眼下暖融融的冬阳,珍惜能在冬阳下自由自在漫步嬉游的日子。

有调皮的孩子走进河滩,随手捡起小石块,向河里扔去。许是孩子的举动唤起了家长的童心,大人们也俯身捡起小石块,像儿时打水漂一样,稍微斜身让石块尽可能与水面成平行状。于是,河边就有了一幅独特的风景:有的小石块叮咚一声落入水中,有的在河面跳跃两三下才沉下,有的则轻盈地像滑翔的蜻蜓在河面点水,一下、两下……,差不多快到河心,才悄然没入水里。这些石块入水的同时,是稚嫩的数数的声音和欢呼声。当然,也有什么也不做,只是在河滩草地安静地坐下来,沐浴难得的冬阳的人们。江风轻抚,江水静流,天清气朗,笑语欢

瑶山之光

□ 黄朝增(瑶族)

从号称西林县东大门的“总督故里”——那劳镇往县城方向走10公里的二级公路后,你会发现,驮娘江对岸,有一条银灰色的“带子”往山上绕去,在郁郁葱葱的林木间,显得格外醒目。这条“带子”,是2018年末硬化的3.5米宽的标准村级路,延伸4公里,尽头是那劳镇最大的瑶族寨子——涓老屯。

要上到这个瑶寨,从二级路拐入村级路行驶20米左右,得先上跨江大桥。当然,还有另外一个选择,那就是走这座水泥大桥下游约两公里处的铁索桥,那可是仅限于摩托车或行人行走的。它横跨在那维电站茫茫库区的碧波之上。两岸的青山竹影,蓝天白云,倒映在水里,人一走上桥面,晃悠悠的,刺激和美感同现。但是,如果不是特地来享受这人与大自然融合的美妙境界,那就没有必要去咀嚼或探寻电影《月·色》的导演为何在此处拍摄了多个镜头,直接操纵座驾走上游的水泥大桥,驶上那十八弯的绕山村级路。

还没见着村庄,先看见两盏太阳能路灯和蓝底白字的“涓老屯”不锈钢村名招牌。就在招牌处,路一拐,就能耳闻目睹阡陌交通、鸡犬相闻、爷孙相唤,这是进入寨子了!

走村里的主干道,先入眼的是寨子的公示栏,可以看到张贴一些政策性的文件或通知。一路进去,每隔50米有一盏太阳能路灯,在每个岔路口,都放有一个垃圾桶。

进入转车场,就可看到这个瑶寨的全貌。老寨子一带的泥瓦房,政府推行的拆旧行动早已圆满结束,人们种下的庄稼留有收获的印痕。隔沟相望的新寨子,一幅欣欣向荣的画面。2018年,这里实现了整寨脱贫,各种设施正在得以逐一完善。垃圾焚化室在离寨子两公里之外的荒山野岭。安全饮水池,在寨子上头。水是从两公里外引进来的山泉,有专人管理维修,直达农户家里,四季不枯竭。几年前,大多数农户依托改厕

改厕政策,解决了厨房和厕所的问题,告别了厅厨同屋和如厕满山跑的尴尬。之前没有赶得上改厨改厕政策的,在去年立秋前后,由政府出资,全部建起了不锈钢架的铁皮厨房。2018年,政府给每家每户统一安装楼梯扶手和栏杆。刚刚修通的生产用道,全寨受益;涵沟和横过小溪的桥梁正在修建……这里的每一寸土地、每一处改变,无不烙印下精准扶贫的痕迹。60户的小寨子,现在有多达30多盏太阳能路灯。据村干部说,要争取一户一灯,申请已上交了。届时,这个镶嵌在桂西大山中的瑶家寨子,是怎样地与星月同辉,是可想而知的!可以肯定,村民富裕以后,“山歌”“织彩腰带”等代表瑶家传统民俗文化的活动,又会恢复兴起,到那时,瑶胞的业余生活何其丰富多彩!

展望未来,令人兴奋。看着村容村貌日新月异,很难想象,这就是曾经以“脏乱差”著称的西林县那劳镇顶蚌村涓老瑶族寨子。遥想2015年精准扶贫工程启动之初,60户的小寨子,有45户被认定为贫困户!屯内到处是垃圾,家禽粪便随处可见,入村的村级路中间长满野草,也没有桥梁,汽车没法进去。扶贫干部来时,走的是铁索桥。为了打好扶贫攻坚战,2016年政府着手建起了跨江大桥,第二年通车。通车那年,却遇上了特大水灾,大桥北岸的桥墩被大水冲垮,铁索桥也跟着遭殃。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,60万元的北岸桥墩重建款不久就到位,后援单位县委人大办正要筹款修复铁索桥,被那劳镇政府抢先一步,争取到了20万元的修缮款……“赶那劳街的人,裤裆湿漉漉的,肯定是涓老屯的瑶族”的心酸已一去不复返。

贫困户的脱贫信心自2016年实施脱贫攻坚战以来不断增强。现在,产业扶贫等一系列扶贫攻坚的“组合拳”正在挥舞,缕缕曙光绵延地洒向这个瑶族山村,让瑶胞的致富步伐迈得积极而坚定。



□ 覃寿娟

冬天的时光往深处走,就到了大寒。大寒,顾名思义,就是一年中最冷的时期,是二十四节气中的最后一个。《授时通考·天时》引《三礼义宗》:“大寒为中者,上形于小寒,故谓之大……寒气之逆极,故谓大寒。”这个季节,天寒地冻,万物蛰伏。

“寒”字最早见于商代甲骨文,意是人躲屋内,周围堆满了草,人蜷卧在草上。那是贫困人家的冬天吧,没有任何的取暖工具,只能把身体蜷了又蜷。而大寒的到来,屋外“清日无光辉,烈风正号怒”,冰天雪地,寒气已入骨,怎么是一堆草就能抗寒的呢?寒气窜到人的骨头里,冷到已经没有退路。

如果说北方的大寒时节是银装素裹,白雪皑皑,冷得刺骨。那么南方呢,虽有绿树红花,但草枯水落,终也是萧瑟了许多,温度接近零度或者零度以下,有的地方还下起了雪。我们这儿如今还有这样的谚语:“小寒,大寒,冻做一团。”有人说,南方的冷是湿

冷,同样的温度,人的体感温度要低于北方好几度。我在冬天去过北方,对此话深以为然。北方有暖气,室内温暖如春,不像南方,室内室外一样冷。

春夏秋冬,大自然的四季轮回,二十四节气的轮番上场,也让人们有不同季节的体验。这不,大寒也有大寒的乐趣。人以吃为天,这个时节,吃火锅是一种享受。据说“火锅”是因食物投入沸水时发出的“咕咚”声而得名。不管外面寒风如何凛冽,雪花如何飘落,进得门来,抖落一身风霜,一家人,围着冒着热气的火锅一起进餐,定是觉得全身暖洋洋,暖的不仅是身体,还有亲情的慰藉。我以为,这是冬天最温暖、最具有烟火气的画面。喜欢火锅的人众多,作家胡适是其中一个,在家待客,他的妻子大部分就做火锅招待客人。著名作家梁实秋在一篇题为《胡适先生的两三件事》的纪念性短文中,就描述了胡适对徽州火锅的偏爱——“胡先生住上海极司菲尔路的时候,有一回请‘新月社’一些朋友到他家吃饭,菜是胡太太亲自做的徽州著名的‘一品锅’……胡先生详细介绍这一品锅,告诉我们这是徽州人家待客的上品,酒菜、饭菜、汤,都在其中矣。”一个火锅,所有的美食都在其中,当然,所有的情谊也在其中。

若说寒冬吃火锅是烟火气,那么饮酒可以说是一件雅事。唐代诗人白居易在《问刘十九》中写道:“绿蚁新醅酒/红泥小火炉/晚来天欲雪/能饮一杯无?”天气将晚,天欲降大雪,这个时候,有火红的小火炉,有新酿的酒,和朋友一起聊天喝酒,吟诗作对,岂不快哉!诗人喝酒是雅事,而普通老百姓呢,喝酒暖身,维系情谊,也是一大快事。

大寒已至,春节也将到,趁着这空闲日子,人们除旧布新,腌制年肴,准备年货……日子热气腾腾着呢。

大寒至,春天就已经在路上啦。